

# 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不為窮困而改節。 初探笛曲《幽蘭逢春》之意境

文 / 趙伯祥（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笛曲《幽蘭逢春》為趙松庭（1924-2001）藝術生涯中與曹星（1935-2015）共同創作的最後一首曲子。本曲取材自崑曲《金雀記·庵會》的【二郎神】曲牌，結合崑曲曲調的演奏手法及趙松庭人生歷練創作而成。

趙松庭藉音樂創作緬懷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更以此紀錄與曹星之間的患難之交。創作上以崑曲內斂婉轉的演奏風格，表達出情感上哀而不怨、悲而不傷及苦盡甘來等樂曲之意境。本曲是趙松庭與曹星經歷大時代後，共同創作出富有生命力及藝術性的竹笛樂曲，而成為趙松庭藝術成熟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其背景故事及作曲家的生命歷程。

本曲在 2021 年臺北市立國樂團辦理之臺北市民族器樂大賽中作為決賽指定曲，彰顯出本曲的音樂內涵及其蘊涵的崑曲元素在竹笛歷史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 患難之交，萬古長青。

50 年代，趙松庭已是中國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開創了竹笛「剛柔並濟、南北交融」的浙派風格，其作品《早晨》便是以此風格作為開創先河的著作之一。

趙松庭從 9 歲開始學習竹笛，14 歲便登台演出；1939 年，拜入地方崑曲藝人葉小苟門下，進入錦堂師範學校學習；1944 年，自錦堂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擔任音樂教師；1949 年，向北派大師劉管樂學習梆笛演奏技法；1956 年，趙松庭加入浙江民間歌舞團（現浙江歌舞總團），在此期間已創作及改編了《三五七》、《鷓鴣飛》、《二凡》、《和平鴿》、《小河淌水》等竹笛名曲。

1956 年，曹星在上海浦東為一名地方青年律師，在欣賞中國首屆全國音樂週的大型音樂會中，見到趙松庭在音樂會上演奏《早晨》，在當時少見的循環換氣技巧及飛快的華彩炫技，在趙松庭的詮釋下技驚四座。演出結束後，趙松庭與曹星在擁擠的人潮中因緣際會相互結識。而趙松庭的藝術成就受到多位藝文人士的賞識，其中也包含了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在內。周恩來特邀趙松庭與多位知名樂界人士到家中作客，晚宴上趙松庭再度演奏《早晨》，然而雖在詮釋上未達理想，仍受到周恩來極大的鼓勵及賞識，趙松庭對此心懷感激。

1957 年，曹星對音樂滿懷熱情，結束律師職務，開始學習指揮。師從時任上海民族樂團團長何無奇、指揮家楊嘉仁。從擔任上海浦東川沙藝校的主任，到受指派帶領學校學生樂隊參與中國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劇《小刀會》劇組，積極參與藝文活動。而趙松庭在當時受到由中國時任領導人毛澤東發起的群眾性反右運動影響，被冠上「笛子指揮黨」的罪名，錯劃為右派，並送至農村勞動改造近五年的時間。趙松庭在勞動期間仍勤練竹笛，創作出《婺江風光》、《歡樂的山谷》等竹笛名曲。最後在周恩來的介入下，才得以回到浙江歌舞團。

1962 年，曹星得知趙松庭因耳聾住院，多次前去探望；1966 年，再次以毛澤東為首，在中國境內發起了全國性政治運動，通稱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此期間趙松庭遭隔離審查，曹星多次透過關係，將食物託付藝界朋友代為轉交趙松庭，令趙松庭甚感欣慰。

1975 年春節前，趙松庭曾向曹星表示，自己感覺很難再活下去。春節過後，曹星便透過關係找上時任地方文化局負責人，希望將趙松庭調至藝校，從事竹笛製作的工作，趙松庭才得以撐過難關，實踐自己對於竹笛發展的更多理想。

## 時移事往，苦盡甘來。

文革結束後，趙松庭淡出表演舞台，轉向研究音樂理論及音樂教育。從浙江藝術學校擔任專職任教，後來相繼應邀到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擔任客座教授。秉持著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育出的學生至今仍活躍於竹笛樂壇上，如：詹永明、蔣國基、張維良、戴亞、杜如松、王次恆等竹笛名家。即使培育出多位笛壇新星，仍不忘當年與曹星的患難之交，並向多位學生們講述其故事。從杜如松的口述記錄中便提到：

「他（趙松庭）歷經文革的打擊及生活波折，有的人是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了。這種人生的磨難，毫無尊嚴可言，這麼一個大師被折騰得連最底層的人都不如，受盡人格上的污辱，但因為他對於笛子存有很多想法想去實踐……曹星先生為了幫助他、保護他，讓他製作笛子給學生用，然後讓他順便教學，直到政治解放……趙老師在精神上獲得了解放，他的思想也更趨成熟……這就是《幽蘭逢春》的特殊背景。」（戴莞昕 73）

## 《幽蘭逢春》中的音樂意境

1981年，為發表《幽蘭逢春》後兩年，曹星重操律師舊業。趙松庭受邀至中國音樂學院任教，於中秋節寫了一首詩贈予曹星：

明月照金闕，新潮湧錢塘。  
舉杯邀星飲，傾訴熱衷腸。  
幽蘭本質弱，豈堪雪加霜。  
感君常送暖，倖存一縷香。（曹星 34）

趙松庭觀物取象，在詩中提及多個景象與意象。描繪與曹星共同傾訴衷腸；共襄盛舉新時代來臨；自譬幽蘭及其生長環境；感謝曹星寒中送暖，使幽蘭得以撐過低潮綻放花香。

趙松庭與曹星創作的《幽蘭逢春》及趙松庭贈予曹星的詩中，皆以蘭花為主要描述對象。在中華文化中，將「梅、蘭、竹、菊」合稱「四君子」是謂高潔典雅的象徵。《孔子家語·在厄》中對於蘭花提到：「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蘭花生於深林，不因無人欣賞而不吐芳香之氣；如知識份子不受環境因素干擾，仍堅持個人的抱負與理想（李芳好 1）。使蘭花在中國文化中有著空谷幽放、孤芳自賞的審美形象。綜觀趙松庭的人生經驗，貼切的自譬幽蘭是再適合不過了。

筆者認為演奏者及觀眾可透過欣賞趙松庭所作的詩，並想像其中所描繪出具體的景象及多個意象，有助於在詮釋或是欣賞樂曲的過程中，從心中達到眾多形象與意念完備的結合，形塑出完整的意境，且不離創作者的原意。

在欣賞之餘，除了發掘趙松庭在詩中賦予多個看似自然現象之中，隱含多種意義的意象之外，我們更應了解其時空背景下，趙松庭歷經的刻苦生命故事，並將其帶入欣賞過程之中，使多個意象之間彼此互相連結；形成趙松庭在思緒中不斷蔓延擴張的情懷及感悟；再透過音樂的流動感受其哀而不傷，直至苦盡甘來的意境。

## 結論

趙松庭的音樂作品廣受後世竹笛演奏者們大力推崇及廣泛流傳。無論是在樂曲創作、聲學理論及音樂教育上，趙松庭在竹笛藝術發展都為後世留下許多重要貢獻。趙松庭與曹星面對動盪混亂的社會環境，仍保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君子之志。趙松庭的人生故事及其思想理念，皆值得後人深入思考、發掘。

筆者認為在樂曲詮釋及欣賞的過程中思考「意境」存在之必要，便是提醒我們，物象存在著固有的侷限性，唯眼、耳、鼻、舌、身可感知到客觀世界中，大部分物象的存在。若能超越物象，感受更多作品背後蘊含之意象，將其虛實交融進而形成意境，跳脫物象的侷限性，便可另闢蹊徑體悟作品之美。

正因意境只存在於人們的主觀意識之中，欣賞及詮釋時產生的意境，便更具有其獨特性及原創性。如此一來，從欣賞者的觀點來看，可感知其作品更多精神意蘊；從詮釋者的觀點來看，必能創造出富有深度的音樂情感。

## 參考資料

### 中文書目

- 古風。《意境探微》。上冊，昌明文化有限公司，2018。
- 李芳好。〈蘭花中文名稱之詞彙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 李舒昌。《意境的哲學基礎 — 從王弼到慧能的美學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張坤。〈《幽蘭逢春》的創作之路〉。《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12，頁94-97。
- 張馳。〈曹星：一代名律印忠誠〉。《法人》，第7期，2011，頁53-55。
- 曹星。〈千古絕笛猶新 幽蘭逢春春長在 — 追憶和趙松庭先生的患難之交〉。《人民音樂》，第五期，2002，頁34-35。
- 戴莞昕。〈笛曲《幽蘭逢春》與《牡丹亭組曲》中崑曲音樂素材之分析與詮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12。